

## 據兩周金文論《尚書》所見虛詞「越」<sup>\*</sup>

鄧佩玲

(香港)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 摘 要

《尚書》在群經中地位尊崇，但以艱澀難解著稱。《尚書》詞匯多古奧生僻，句式結構與先秦古籍亦有不少差異，造成研究者於其內容往往不得確詁，部分經文解釋更眾說紛紜，存在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不過，隨著近年出土文獻的大量湧現，金文材料與日俱增，不少研究者已注意到《尚書》與金文的遣詞造句有不少共通之處，利用金文作二重證據，從而考證《尚書》的詞匯。

《尚書》「越」出現共六十九次，其語法功能眾多，除了作為名詞之外，更兼作動詞、連詞、助詞等，構成同形異詞的複雜關係。本文梳理歷代經籍注疏材料中有關「越」的訓釋。其中，部分經學家據異文認為「粵」是古「越」字，具發語辭作用，部分則以為「越」當訓「於」，是介詞。然後，本文借助出土材料提供的佐證，說明「粵」應該是金文「𠄎」的譌字，傳世文獻「𠄎」字形雖然與金文「𠄎」相合，但兩者卻是意義不同的同形字。最後，本文通過金文「𠄎」與《尚書》「越」辭例的比較，提出「越」的語法表現與「𠄎」大致相合，從而印證「𠄎」是「越」的古字，秦代「書同文」後統一為「越」。此外，從語法化角度來說，「𠄎」在不同階段的金文展現了由動詞虛化為介詞、連詞及語助詞的發展歷程。

**關鍵詞：**《尚書》、金文、「越」、語法化、同形詞

<sup>\*</sup> 本論文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大學資助委員會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資助研究成果之一（RGC Ref No 17631316），謹此致謝。

## On the Function Word *Yue* from Zhou Bronze Inscriptions

Tang Pui-ling

(Hong Kong) School of Chines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Abstract

The *Shangshu*, occupying a paramount place among pre-Qin classics, has been widely realized for its obscurity in comprehension. The vocabularies utilized in the book are largely archaic and peculiar, in addition to a pervasive use of distinctive syntactic structures when compared to other pre-Qin texts, researchers often find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an exact understanding on its contents, resulting in a great deal of questions yet to be resolved. Nevertheless, over recent years, with the massive excavations of unearthed materials,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in particular, researchers have begun to take note of the coherence in wordings and sentence structures between the *Shangshu*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attempted to employ the inscriptional sources to investigate the *Shangshu* vocabularies by means of dual evidence verification.

There are 69 *yue* (越) examples in the *Shangshu* totally. Apart from noun, *yue* also serves as a variety of other parts of speech, such as verb, conjunction, and particle, constituting a complex phenomenon of homophones. The present paper, collating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 discovers that researchers generally considered *yue* (越) as an archaic writing form of *yue* (粵), which bears a modal function, while a few others supposed that *yue* is equivalent to the preposition *yu* (于) in classical Chinese. The paper also figures out that *yue* (粵) is probably

a miswritten form of *yu* (𠂔), which extensively appears in bronze inscriptions. Moreover, although *yu* (𠂔) in transmitted literature is comparable to *yu* (𠂔) in terms of writing forms, they are homophones with divergent meanings. Lastl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yu* (𠂔) shares a certain extent of grammatical consistency with *yue* (越) and argues that *yu* (𠂔) is an archaic script of *yue* 越, which was subsequently adopted as a standardized writing form by the Qin dynasty. As reflected by bronze inscriptions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yu* (𠂔) had undergone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verb to preposition, conjunction, and particle.

**Key words:** The *Shangshu*, bronze inscriptions, *yue* (越), grammaticalization, homophones

## 一 前言

《尚書》在群經中地位尊崇，歷代傳習者眾。雖然如此，其語言古奧生僻，一直以艱澀難解著稱，如韓愈〈進學解〉嘗謂「周誥殷盤，佶屈聱牙」，王國維亦稱「《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然於六藝中最難讀」，並有「以弟之愚闇，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sup>1</sup>之歎，于省吾更因《尚書》通讀之難，遂有「《尚書》於諸經中最高為難讀」<sup>2</sup>的論述。而且，《尚書》的成書與流傳問題複雜，篇章形成年代不盡相同，內容真偽難辨，相關研究存在不少尚待解決的問題。

近世紀以來地不愛寶，出土文物與日俱增，王國維在一九二五年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提倡利用今日地下出土的新發現及新材料，補苴、印證，以至修訂傳世文獻的記錄。迄今為止，金文已見於著錄者已逾一萬八千件，<sup>3</sup>數量極為龐大，加上金文與《尚書》在遣字用詞上往往類近，不少學者嘗通過兩者的比較參證，於文字訓釋及句意梳理上相互發明，屢有創獲。

《尚書》語言晦澀難懂，虛詞的運用相當複雜，當中更不乏古老生僻的詞匯。「越」雖然是漢語常用詞，但古今用法差異較大。在現代漢語中，「越」的語法功能較為簡單，多用作副詞，表示「愈加」、「更加」之意，但古代漢語「越」除了可以是方國名之外，更兼有動詞、連詞、助詞各種用法，構成同形異詞的複雜文字現象。「越」在《尚書》中尤為習見，共有六十九例，語法表現錯綜複雜，經學家在部分用例的訓釋上更意見不一，文句理解存在分歧。

## 二 問題的提出：「越，本又作粵。」

從經傳訓釋可知，「越」、「粵」存在異文關係，主要出現於《尚書》，有關現象最早應該是由唐陸德明注意到。陸德明《經典釋文》為經典作注，除了解釋音義外，亦收錄大量異文：「余既撰音，須定紕繆。若兩本俱用，二理兼通，今並出之，以明同異。」<sup>4</sup>。例如，〈商書·太甲〉：「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

<sup>1</sup> 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75。

<sup>2</sup> 于省吾：《雙劍謠尚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1。

<sup>3</sup> 參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sup>4</sup>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7。

越厥命以自覆。」<sup>5</sup>陸德明《釋文》：「越，于月反，本又作粵。」<sup>6</sup>〈商書·盤庚〉云：「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sup>7</sup>《釋文》：「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sup>8</sup>陸氏不僅認為「越」本又作「粵」，更以為「越」、「曰」古音相通，相當於「于」。

清代經學家重視考據，多循碑刻墓誌推求經籍異文，訓釋疑難字詞及梳理文句。乾嘉學者嘗就「越」、「粵」異文現象多所申說，論述較為具體者有段玉裁。段氏《說文解字注》指出《尚書》「越」於三體石經亦作「粵」，並依從陸說訓「粵」為「於」：

〔越〕與辵部越字音義同。〈周頌〉「對越在天」，《箋》云：「越，於也。」此假借越為粵也。《尚書》有越無粵，〈大誥〉、〈文侯之命〉越字，三體石經作粵。《說文》引「粵三日丁亥」，今〈召誥〉作「越三日丁亥」。<sup>9</sup>

根據屈萬里《尚書異文彙錄》可知，在三體石經以外，「越」、「粵」異文尚見於內野本及足利本。<sup>10</sup>此外，「越」、「粵」異文亦普通出現於兩漢古籍所引《尚書》文句。段氏所錄「粵三日丁亥」見於東漢許慎《說文·亏部》「粵」字：

**粵**（粵），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㝱」。〈周書〉曰：「粵三日丁亥」。<sup>11</sup>

「粵三日丁亥」見〈召誥〉「越三日丁巳」，「亥」為「巳」之誤。<sup>12</sup>〈召誥〉「越六日乙未」<sup>13</sup>，《漢書·律曆志》引作「粵六日乙未」。<sup>14</sup>此外，其他先秦古

<sup>5</sup> 《尚書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49。

<sup>6</sup> 同前註。

<sup>7</sup> 《尚書正義》，頁273。

<sup>8</sup> 同前註。

<sup>9</sup>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64。

<sup>10</sup> 屈萬里：《尚書異文彙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頁52、87、100、129、135、142。

<sup>11</sup> 〔漢〕許慎，〔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02。

<sup>12</sup> 段玉裁注：「今〈召誥〉『越三日丁巳』，『亥』當作『巳』。」（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頁204。）

<sup>13</sup> 《尚書正義》，頁460。

<sup>14</sup> 《漢書·律曆志》：「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016。）

籍亦存在「越」、「粵」異文的情況，如《詩·周頌·清廟》「對越在天」<sup>15</sup>，《玉篇殘卷》引「越」作「粵」。<sup>16</sup>《公羊傳·桓公元年》：「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陸德明《釋文》：「越，本亦作『粵』，音同。」<sup>17</sup>地名「越」在《史記》屢次出現，《漢書》多引作「粵」，如《史記·天官書》云：「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sup>18</sup>《漢書·天文志》引「越」為「粵」。<sup>19</sup>《史記·封禪書》「是時既滅兩越」<sup>20</sup>，《漢書·封禪書》「越」作「粵」。<sup>21</sup>《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越棲會稽兮」<sup>22</sup>《漢書·賈誼傳》書作「粵棲會稽」。<sup>23</sup>《史記·百越列傳》「略定楊越」<sup>24</sup>，《漢書·南越王傳》作「略定揚粵」<sup>25</sup>。由是可見，「越」、「粵」互通情況在兩漢古籍中經常出現，屬於相當普遍的現象。

除了考證異文之外，陸德明《釋文》嘗就「越」的訓釋及音讀提供意見，認為「越」該讀「曰」，訓「于」。陸說應該來源自《爾雅》，〈釋詁上〉云：

粵、于、爰，曰也。援，粵，于也。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sup>26</sup>

陸說影響甚鉅，段玉裁以為「越」乃「粵」之假借，訓「於」，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亦謂「『越』同『粵』」。<sup>27</sup>類似意見亦見陳奐《詩毛氏傳疏》，《詩經·陳風·東門之枌》：「穀旦于逝，越以輿邁。」<sup>28</sup>陳奐《傳疏》：「越，讀同粵。」<sup>29</sup>

「越」、「粵」讀音接近，古籍屢次出現異文現象，除了可以運用通假理論

<sup>15</sup> 《毛詩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507。

<sup>16</sup> 〔梁〕顧野王：《玉篇（殘卷）》，《續修四庫全書》第2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306。

<sup>17</sup> 《春秋公羊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80。

<sup>18</sup>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344。

<sup>19</sup> 班固：《漢書》，頁1301。

<sup>20</sup> 司馬遷：《史記》，頁1399。

<sup>21</sup> 班固：《漢書》，頁1241。

<sup>22</sup> 司馬遷：《史記》，頁2498。

<sup>23</sup> 班固：《漢書》，頁2227。

<sup>24</sup> 司馬遷：《史記》，頁2967。

<sup>25</sup> 班固：《漢書》，頁3847。

<sup>26</sup> 《爾雅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9-20。

<sup>27</sup> 見〈盤庚〉「亂越我家」、〈大誥〉「越茲蠹」、〈康誥〉「越我一二邦」下孫星衍注。（〔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頁240、345、359。）

<sup>28</sup> 《毛詩正義》，頁516。

<sup>29</sup>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卷12，頁46。

解釋之外，唐經學家亦提出「粵」為古「越」字之說，如《周禮·考工記》云：「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sup>30</sup>陸德明《釋文》：「粵，音越。」<sup>31</sup>賈公彥《疏》：「此粵，越國，乃是古之語辭之『曰』，即今『越』字也。」<sup>32</sup>賈氏不僅以為「越」本作「粵」，更提出「越」當是「語辭」，與「曰」用法相同。「粵」為古「越」字之說尚見顏師古《漢書注》，〈異姓諸侯王表〉云：「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sup>33</sup>顏師古注：「粵，古越字。」<sup>34</sup>至於《管子·五行》：「然則天為粵苑，草木養長，五穀蕃實秀大，六畜犧牲具，民足財，國富，上下親，諸侯和。」洪頤煊以為「粵」乃古「越」字，可據《淮南子》高誘注訓為「散」。<sup>35</sup>此兩處「粵」應該是地名，不屬於語辭用法。

綜上可見，「越」、「粵」異文早在兩漢典籍中出現，更是唐代經學家熟悉的文字現象。《爾雅》中「粵」、「于」、「爰」、「曰」四詞同條互訓，邢昺《疏》：「皆謂語辭發端，轉互相訓也。」<sup>36</sup>「越」具發語辭的作用，此說最早見〔唐〕顏師古《漢書注》。《漢書·王莽傳上》有「越若翊辛丑」一語，顏師古注：「越，發語辭也。」<sup>37</sup>《大戴禮記·夏小正》「越，于也」，孔廣森《補注》：「于、越，皆發語辭。」<sup>38</sup>劉淇《助字辨略》卷五嘗對「越」的發語辭用法作詳細論述：

越 《詩·國風》「越以騶邁」，〈周頌〉「對越在天」，鄭《箋》並云：「越，於也。」愚按：「越以騶邁」之「越」，發語辭也。如《書·召誥》「越若來三月」是也。「對越在天」之「越」，語助辭也，《漢書·律曆志》引《書》作「粵」。「若來三月」，「越」、「若」皆語辭，重言之也。又《書·微子》「殷遂越起至于今」，孔《傳》云：「言遂喪亡于是至于今」。愚按：《傳》承《爾雅》「爰」、「粵」同訓，故訓「越」為「于是」。「于是」者，爰辭也。又〈盤庚〉「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疏》云：

<sup>30</sup> 《周禮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239。

<sup>31</sup> 同前註，頁1240。

<sup>32</sup> 同前註。

<sup>33</sup> 班固：《漢書》，頁354。

<sup>34</sup> 同前註，頁365。

<sup>35</sup>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874-876。

<sup>36</sup> 《爾雅注疏》，頁19。

<sup>37</sup> 班固：《漢書》，頁4069-4070。

<sup>38</sup> 〔清〕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528。

「越本又作粵，音曰，于也。」愚按：此「越」字亦「于是」之辭，《疏》云「于也」者，省也。又《書·泰誓》「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蔡《傳》云：「越，及也。」愚按：「越」得為「及」者，「越」、「若」皆語辭，「若」有「及」、「與」之義，故「越」亦可通為「及」也。又《書·立政》「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王」，蔡《傳》云：「亦越，繼前之辭也。」愚按：本文竝是更端而言，非有因繼，不如蔡說也。「亦」字亦是發語之辭，「亦越」猶言「越若」也。<sup>39</sup>

劉氏援引鄭《箋》「越，於也」，認為「越」是語助辭。其實，「越，於也」的訓釋最早見於東漢鄭玄《毛詩傳箋》。然而，歷代雖然有經學家訓「越」為「於」，但大致皆是將「越」等同於介詞「於」，表示「在」。例如，孔安國《尚書傳》多次訓「越」為「於」，當中不少例子是解釋為介詞，如〈商書·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孔《傳》訓「亂」為「治理」，「越」通「於」，「亂越我家」即「治理於我家」。<sup>40</sup>〈周書·大誥〉云：「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孔《傳》釋「越予小子」作「於我小子」。<sup>41</sup>〈大誥〉：「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孔《傳》釋「越天棐枕」為「於天輔誠」。<sup>42</sup>

事實上，倘若以介詞「於」解釋「越」，在部分用例中仍然是扞格不通，故孔氏在「於」後增添指示代詞「是」，訓「越」為「於是」，認為「越」具承先啟後的語氣作用。如〈梓材〉云：「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傳》謂「越曰」即「於是曰」，周王訓誥康叔順從常典，接續以「越曰」引出「我有師師」的誠勉。<sup>43</sup>〈微子〉：「殷遂喪，越至于今。」孔《傳》訓「越」為「於是」，指殷商敗績，於此乃至於今。<sup>44</sup>類似例子亦見毛《詩》鄭《箋》。〈東門之枌〉云：「穀旦于逝，越以騶邁。」鄭玄《箋》訓「越」為「於」，謂「於是」以摠行，欲另女合行，<sup>45</sup>鄭氏以為「越」乃「於是」之省。「於是」承接前文，下啟議論，作用與「則」類近，故孔《傳》亦曾將「越」等同於「則」，如〈盤庚〉：「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

<sup>39</sup> [清]劉淇：《助字辨略》，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9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488。

<sup>40</sup> 《尚書正義》，頁288。

<sup>41</sup> 同前註，頁409。

<sup>42</sup> 同前註，頁415。

<sup>43</sup> 同前註，頁453。

<sup>44</sup> 同前註，頁310。

<sup>45</sup> 《毛詩正義》，頁516-517。



孔《傳》釋「越其罔有黍」為「則黍稷無所有」。<sup>46</sup>

段玉裁認為「越」異文作「粵」，一同受業於戴震的高郵父子亦嘗就「越」、「粵」問題進行論述。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二將「越粵」併為同一辭條解釋，其意見大抵融合「發語詞」、「於是」兩者。王氏一方面以為〈夏小正〉「越有小旱」之「越」即「于」，「猶今人言『於是』也」，〈東門之枌〉「穀旦于逝，越以騶邁」之「于」、「越」互文見義，「粵」與「曰」、「吹」、「聿」等古字相通；另一方面，王氏以為「越」相當於「惟」，〈大誥〉「越予小子」即「惟予小子」。<sup>47</sup>《經傳釋詞》卷三收錄「惟唯維雖」：「惟，發語詞也。……字或作『唯』，或作『維』。」<sup>48</sup>王氏認為「越予小子」之「越」相當於發語詞「惟」，具引起下文議論的作用。

總括而言，經傳注疏多基於音近互通原則，訓「越」為「於」，但因諸家對「於」的詞性理解不盡相同，構成在「越」的解釋上略有差異。當中，部分經學家以介詞說釋「越」、「於」，甚至視之為「於是」之省，部分則受到《爾雅》啟發，認為「越」通「粵」，與「于」、「爰」、「曰」相同，作為發語辭，具有引起議論的語氣作用。

### 三 新出材料的輔證：「粵」為古字「𡗗」之譌

自從段玉裁提出「粵」為古「越」字，其後學者多從其說，部分更依據《爾雅》解釋「粵」為語辭。不過，「粵」在先秦古書中並不常見，當中，《爾雅·釋詁》「粵」出現共三次，但學者多以為《爾雅》是秦漢間學者纂集前人說法的著作，《管子·五行》「然則天為粵宛」句中有另外一例，至於其餘四例皆見於《周禮·冬官·考工記》：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為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為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為弓車也。<sup>49</sup>

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

<sup>46</sup> 《尚書正義》，頁273。

<sup>47</sup>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黃侃、楊樹達批本）（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頁28。

<sup>48</sup> 王引之：《經傳釋詞》，頁54。

<sup>49</sup> 《周禮注疏》，頁1239-1241。

也。燕之角，荊之幹，妘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sup>50</sup>

〈考工記〉中「粵」與「燕」、「秦」、「胡」並言，「吳粵之劍」是指長江下遊吳越地區以鑄作青銅劍聞名之事，「粵」即春秋戰國時期的越國。

在《史記》、《漢書》中，地名「越」、「粵」、「南越」、「南粵」、「百越」、「百粵」經常出現，所指實質是現今嶺南地區的南越國，與先秦時期長江下遊的越國不同。<sup>51</sup>除了作地名之外，「粵」字从「亏」，《說文·亏部》：「粵，亏也。審慎之詞者，从亏从采。」<sup>52</sup>經學家多根據《說文》以為經籍「粵」是語辭，表示審慎語氣，徐鍇《繫傳》云：「凡言粵，皆在事端句首，未便言之，駐其言以審思之也。」<sup>53</sup>《漢書》「粵」出現於句首及句中，如〈翟方進傳〉云：「粵其聞日，宗室之偶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sup>54</sup>顏師古注：「粵，發語辭也。」<sup>55</sup>「粵」不表實質意義，僅起類似於語助詞的作用。劉淇《助字辨略》卷五按「粵」的句法位置區分為句首、句中兩類，其用途大同小異：

愚按：粵字有在句首者，亦有在句中者，皆為語辭，而義有少別。如《史記·周本紀》：「粵詹維伊，毋遠天室。」此粵字在句首，發語辭也。《漢書·敘傳》：「尚粵其幾，淪神域兮。」此粵字在句中助語辭也。應劭訓粵為於，於亦語辭也。《文選·幽通賦》作「尚越其幾」，粵、越、曰，並通也。<sup>56</sup>

乾嘉學者大致以為「粵」、「越」是古今字，古書有互通的例子，加上「粵」的寫法較「越」複雜，所以大部分學者以為「粵」字較古，「越」是後來的寫法。不過，自從道光末年毛公鼎出土以後，學者對於「越」、「粵」有重新認識。毛公鼎銘文有「𠂔」字，从「雨」从「于」，隸定作「𠂔」。徐同柏最初以為「𠂔」是公族都邑，讀如「扈」，<sup>57</sup>但王國維提出「𠂔」為古「粵」字，今

<sup>50</sup> 同前註，頁1243。

<sup>51</sup> 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頁1447-1454。

<sup>52</sup>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01。

<sup>53</sup>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2，頁38。


<sup>54</sup> 班固：《漢書》，頁3429。



<sup>55</sup> 班固：《漢書》，頁3430。



<sup>56</sup> 劉淇：《助字辨略》，頁488。

<sup>57</sup>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見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金文文獻集成》（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第10冊，卷16，頁26。

「粵」字乃「𦍋」的譌字：

𦍋，古「粵」字。小篆作「𦍋」，猶「霸」之譌為（《說文》古文如此作。）矣。<sup>58</sup>

王說為金石學家普遍接納，劉心源指出孟鼎「𦍋」相當於「于」、「於」、「粵」，與「越」、「曰」一聲之轉。徐中舒進一步以「霸」之偏旁「雨」古文譌作為佐證，認為與「粵」上半部寫法相同，「𦍋」即今「粵」字。<sup>59</sup>

在傳世古書裡，字形與「𦍋」相近者尚有「雩」，部分金石學家認為「雩」、「𦍋」相同，皆即今日之「粵」。例如，高田忠周釋毛公鼎「」為「雩」，認為「粵」不見於金文，乃「雩」形近而譌；楊樹達亦釋「」為「雩」，是連及之詞，與「與」、「及」作用相同，經傳多省作「于」；<sup>60</sup>周法高以為金文「雩」是發語詞，曾侯乙甬鐘用為五音之羽。<sup>61</sup>

先秦典籍「雩」主要見於《周禮》、《春秋》三《傳》，用為祭名，《說文·雨部》：「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sup>62</sup>《左傳·襄公五年》：「秋，大雩，旱也。」杜預注：「雩，夏祭，所以祈某雨。」<sup>63</sup>「雩」从「雨」，是求雨的祭名，求雨之祭配合舞蹈進行，《論語》「舞雩」出現兩次，〈先進〉：「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sup>64</sup>〈顏淵〉：「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sup>65</sup>邢昺疏：「雩者，祈雨之祭名。」<sup>66</sup>地名「舞雩」因作為求雨場所而得名，「舞」應該是求雨時的祭舞，《爾雅·釋訓》云：「舞、號，雩也。」郭璞注：「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sup>67</sup>「雩」从「亏」，《說文》「亏」即「于」，「象氣之舒

<sup>58</sup> 王國維：〈毛公鼎考釋〉，見《王國維全集·第11卷·觀堂古金文考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292。

<sup>59</sup> 參周法高、張日昇等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1975年），頁6455-6457。

<sup>60</sup> 同前註。

<sup>61</sup>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頁2958。

<sup>62</sup> 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附檢字），頁471。

<sup>63</sup> 《春秋左傳正義》，頁968。

<sup>64</sup> 《論語注疏》，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3。

<sup>65</sup> 同前註，頁189。

<sup>66</sup> 同前註，頁176。

<sup>67</sup> 《爾雅注疏》，頁121。

亏」。<sup>68</sup>姑勿論祭祀時舞者會否發出吁嗟的聲音，但從「舞雩」一詞得知，祭祀與舞蹈應該同時進行。甲骨文有「𩇑」（合31038）、「𩇑」（合27062）、「𩇑」（合31032）等字，从「雨」从「無」，可隸定為「雩」或「雩」。「無」象人翩翩起舞之形，「無」、「于」上古同屬魚部字，音近可通，《詩·小雅·斯干》：「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鄭《箋》：「芋當作『幬』。」<sup>69</sup>因此，「𩇑」可據郭沫若、徐中舒等釋讀為「雩」，表示求雨之祭，<sup>70</sup>殷墟卜辭相關辭例如：

翌日庚其秉，乃𩇑，邠至來庚又大雨。

翌日庚其秉，乃𩇑，邠至來庚亡大雨。（合31199）

于翌日丙𩇑又大雨。吉。（合30041）

在殷周金文中，从「雨」从「于」之「雩」經常出現，其結構雖然與傳世文獻所見「雩」字相同，但古文字材料所見「雩」、「雩」應該是兩個詞，用法涇渭分明，不宜混為一談。

「雩」之《說文》或體作「𩇑」（𩇑），「𩇑」是古「雩」字。「𩇑」从「羽」从「于」，字亦見春秋金文，如曾侯乙編鐘「𩇑」用為樂律名，乃「宮商角徵羽」之「羽」。「羽」、「于」音近可通，《論衡·骨相》：「臯陶馬口，孔子反羽。」<sup>71</sup>〈講瑞〉「反羽」作「反字」<sup>72</sup>，「孔子反字」亦見《白虎通·聖人》<sup>73</sup>，即《史記·孔子世家》之「圩頂」。<sup>74</sup>由是可見，「𩇑」所从之「羽」、「于」乃疊加之聲符。戰國楚簡「𩇑」、「雩」二字皆曾經出現，是不同用法的兩個詞，「𩇑」主要用作「羽」，「雩」則通「于」、「越」。例如，郭店楚簡〈五行〉第17簡云：

<sup>68</sup> 許慎撰，徐鉉校正：《說文解字》（附檢字），頁190。

<sup>69</sup> 《毛詩正義》，頁801。


<sup>70</sup> 郭沫若：《殷契萃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頁566；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頁1247。


<sup>71</sup> 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12。

<sup>72</sup> 同前註，頁723。

<sup>73</sup>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40。

<sup>74</sup> 《史記·孔子世家》：「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司馬遷：《史記》，頁1905。）

「能遷（差）沱（池）其翬（羽）」，簡文「翬」書作「」，讀「羽」。曾侯乙簡有「紫翬之常」（簡6）、「屯霽翬」（簡42）、「屯戢霽翬」（簡44）、「屯獸翬鬲」（簡61）、「乘馬鬣白翬」（簡81）等辭，「翬」皆通「羽」。包山簡有人名「尹翬」（簡128、141、143、195）、「馱翬」（簡188），遣策亦記有「二翬膚」（簡253）、「二翬」（簡254），「翬」即「羽」，「二翬膚」指「兩件有鳥飾的圓形銅器」。<sup>75</sup>

「雩」本身指祭祀，祭者跳舞求雨，祭祀時定必配樂，《說文》收錄「雩」之異體作「翬」，或者與祭者執羽跳舞有關，《說文·雨部》云：「翬，羽舞也。」<sup>76</sup> 先秦樂舞分為文、武兩類，《周禮·春官·籥師》「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鄭玄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賈公彥《疏》云：「此籥師掌文舞，故教羽籥。若武舞，則教干戚也。」<sup>77</sup>〈籥師〉復云：「祭祀則鼓羽籥之舞」。文舞舞者執雉羽，吹籥起舞；相反，武舞舞者以干戚之類作為舞器。五音之「羽」應該是一方面取鳥羽之意，<sup>78</sup>另一方面則與水有關。《釋名·釋天》云：「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雨水從雲下也。」<sup>79</sup>《禮記·月令》：「其音羽」，鄭玄注：「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sup>80</sup>「羽」五行屬水，指北方之水，《呂氏春秋·孟冬》云「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賢。」高誘注：「羽，水也，位在北方。」<sup>81</sup>「雩」、「翬」兩字關係密切，「翬」即「羽」，用為音律名，五行屬水；「雩」是求雨祀典，祭者跟隨樂曲執羽跳舞。此外，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春秋》僖公石經所見「雩」作「」，<sup>82</sup>證明「雩」、「翬」二字有關，「翬」應該是「雩」的古字。

「粵」於先秦古書並不多見，僅在《爾雅》、《管子》、《周禮》出現數例，多讀為「越」。王國維認為「粵」之古文作「雩」，「雩」後來譌為「粵」。我們

<sup>75</sup> 胡雅麗：〈包山二號楚墓遣策初步研究〉，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518。

<sup>76</sup> 許慎撰，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頁471。

<sup>77</sup> 《周禮注疏》，頁740。

<sup>78</sup> 《釋名·釋天》：「雨，羽也。」王先謙《疏證補》引王啟原曰：「五音之羽，取鳥羽之義。」（〔清〕王先謙撰：《釋名疏證補》，《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28冊，頁47。）

<sup>79</sup> 同前註。

<sup>80</sup> 《禮記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633。

<sup>81</sup> 許維遹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15。

<sup>82</sup>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頁1152。

同意先秦古書所見「粵」本當為「𡗗」，由於「𡗗」、「粵」字形相近，漢代經學家不識「𡗗」而誤辨為「粵」字。

越國本為周封國，歷經春秋時期吳、越爭霸，最後破於楚，被秦吞併。<sup>83</sup> 甲骨文「戊」書作「𠄎」（合22043）、「𠄎」（合4279）、「𠄎」（合36181），本象斧鉞之形，殷墟卜辭用為方國名，春秋晚期青銅器銘文所見越國之「越」，皆書作「戊」或「邛」，如「𡗗」（越王句踐之子劍）、「𡗗」（者尹鑄）、「𡗗」（越王州句矛）、「𡗗」（越王劍）、「𡗗」（越王句踐劍）等，秦小篆統一「越」為「𡗗」，从「走」从「戊」。雖然金文「𡗗」主要皆用為虛詞，但方國名「越」亦間中作「𡗗」，如戰國晚期中山王𡗗鼎銘文：「吳人并𡗗=（越，越）餽（修）敦（教）備恁（信）。」（《集成》2840）此外，清華簡〈越公其事〉記越國之「越」作「𡗗」。在《春秋》經中，先秦越國亦稱為「於越」，如《左傳》定公五年《經》云：「於越入吳。」<sup>84</sup>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sup>85</sup>哀公十三年：「於越入吳。」<sup>86</sup>杜預訓「於」為「發聲」之辭，<sup>87</sup>然而，從古「𡗗」字可知，「於」應該與古「𡗗」字相關，印證越國之「越」在當時亦作「𡗗」。再者，文獻所見越國亦可稱為「於粵」，如竹書紀年：「晉出公十年十一月，於粵子句踐卒，是為莢執。」<sup>88</sup>「於粵」乃因「𡗗」、「粵」形近而譌所致。因此，「𡗗」是古「越」字，其構形雖然與甲骨文「𡗗」相同，但應該是另外一詞，古文字材料之「𡗗」、「𡗗」是書寫形式相同而意義不同的同形詞。

#### 四 「𡗗」、「越」的語法分析

殷周金文「𡗗」是常用詞，商代晚期銘文有「𡗗」（守𡗗鼎，《集成》

<sup>83</sup> 越國史事詳見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誤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749-765。

<sup>84</sup> 《春秋左傳正義》，見《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795。

<sup>85</sup> 《春秋左傳正義》，頁1842。

<sup>86</sup> 《春秋左傳正義》，頁1922。

<sup>87</sup> 《春秋左傳正義》，頁1795。

<sup>88</sup> 見《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句踐卒」下司馬貞《索引》引《竹書紀年》。（《史記》，頁1747。）

1475)、「𠄎」(𠄎爵,《集成》7746)、「𠄎」(𠄎觚,《集成》6783)等例,偏旁「于」从「弓」,其寫法與早期古文字材料相合,如甲骨文「于」作「𠄎」(合20133)、「𠄎」(合38762)、「𠄎」(合19946),皆从「弓」。商晚金文「𠄎」主要作人名,西周早期「𠄎」的語法表現開始變得多樣,除了名詞之外,更出現各種虛詞形式,包括連詞、介詞及語助詞。雖然如此,「𠄎」的三類虛詞在具體用法上卻非常接近,部分用例的詞性難以清晰劃分。從異文材料可知,今本《尚書》「越」異文作「粵」,「粵」應該是「𠄎」的譌字,加上「越」的大部分語法功能皆與「𠄎」相合,進一步印證《尚書》「越」即出土文獻「𠄎」字,「𠄎」是「越」的古字。

### (一) 名詞

在西周金文中,「𠄎」可作為部族或方國的專名,如克盃、克罍銘文記「𠄎(羌)、𠄎、𠄎、𠄎、𠄎、𠄎(微)」六族(《新收》1367、1368),散氏盤有「至于邊柳,復涉濞,陟𠄎」的記載(《集成》10176),「𠄎」是地方名。春秋晚期銘文才有越國的記述,但皆記作「戊」或从「邑」之「邨」,僅戰國晚期中山王𠄎鼎云:「吳人并𠄎=(越,越)人餽(修)𠄎(教)備恁(信)。」(《集成》2840)越國之「越」書作「𠄎」,與清華簡〈越公其事〉寫法一致。

《尚書》僅有一例名詞「越」,見於〈周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越玉」,陸德明《釋文》引馬融云:「越地所獻玉也。」<sup>89</sup>但經學家有異說,孔《傳》訓「越」為「于」,「越玉五重」指「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sup>90</sup>鄭玄《周禮注》引鄭司農異文云:「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sup>91</sup>今本《尚書》「越玉」異文作「越七日癸酉」,倘據此解釋則「越」相當於「於」,是介詞。

### (二) 介詞

語法學家普遍認同金文「𠄎」具有介詞性質,如管燮初稱「𠄎」為「次動

<sup>89</sup> 《尚書正義》,頁592。

<sup>90</sup> 同前註。

<sup>91</sup> 鄭玄注原文見於《周禮·春官宗伯·天府》下鄭玄《注》。參皮錫瑞撰,盛冬鈴、陳抗點校:《今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420。陳雄根、何志華:《先秦兩漢典籍引〈尚書〉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63。

詞」，認為金文的「𠄎」、「𠄎若」相當於《尚書》「越」、「越若」。<sup>92</sup>潘玉坤指出「𠄎」主要是連詞，偶爾用為介詞。<sup>93</sup>在兩周金文中，「𠄎」存在不少介詞的例子，按其語法功能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介詞「𠄎」引介動作、行為發生的時間。「𠄎」緊接在時間詞語之前，如：

𠄎八月初吉庚寅（靜簋，《集成》4273，西周早期）

𠄎四月既生霸庚午（作冊魑卣，《集成》5432，西周早期）

𠄎旬又一日辛亥（繁卣，《集成》5430，西周中期）

𠄎若二月……𠄎若翌（翌）（麥尊，《集成》6015，西周早期）

𠄎若𠄎（翌）乙酉（小孟鼎，《集成》2839，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銘文已有此類「𠄎」的例子，間中亦作「𠄎若」。

《尚書》紀日詞語屢次出現，介詞多用「越」、「若」、「越若」。《尚書》介詞「越」與金文「𠄎」的形式近似，皆是用於紀日詞語之前：

越六日乙未……越若來三月……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周書·召誥〉）<sup>94</sup>

越翼日癸巳（〈周書·武成〉）<sup>95</sup>

越三日庚戌（〈周書·武成〉）<sup>96</sup>

越七日癸酉（〈周書·顧命〉）<sup>97</sup>

越三日壬申（〈周書·畢命〉）<sup>98</sup>

越翼日乙丑（〈周書·顧命〉）<sup>99</sup>

兩者不同的是，靜簋、作冊魑卣採用「𠄎+月+月相+干支」的記日格式，表示事情發生的日期，《尚書》「越」則採用「越+日+干支」格式，「越」後緊接

<sup>92</sup> 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頁184。

<sup>93</sup> 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88。

<sup>94</sup> 《尚書正義》，頁460-462。

<sup>95</sup> 同前註，頁341。

<sup>96</sup> 同前註。

<sup>97</sup> 同前註，頁590。

<sup>98</sup> 同前註，頁614。

<sup>99</sup> 同前註，頁687。



日數，實際表示「於……後」的意思，故孔《傳》解釋「越六日乙未」云：「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sup>100</sup>由是可知，在兩種材料中，介詞「𠄎」、「越」的語法性質並不完全一致——「越」較接近於現代漢語的「過了」、「經過」，而「𠄎」則宜翻譯為「在」、「於」。<sup>101</sup>

另一類的金文介詞「𠄎」引介動作行為涉及的對象或範圍，如：

在𠄎卣（御）事（孟鼎，《集成》2837，西周早期）

𠄎（赫）許（戲）上下若否𠄎四方（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

𠄎（𠄎）𠄎（𠄎）𠄎政（師匋簋，《集成》4342，西周晚期）

用𠄎乃訊庶右𠄎（鄰）（牧簋，《集成》4343，西周晚期）

此類「𠄎」的語法功能與「于」、「於」基本相同，西周早期孟鼎「在𠄎」連用，傳世文獻作「在於」，《左傳·文公十八年》：「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sup>102</sup>毛公鼎言「𠄎四方」，兩周銘文亦有「于四方」的辭例，如保卣「𠄎（遘）于四方」（《集成》5415）、𠄎簋「墜于四方」（《集成》4317）、徐王旃鐘「聞于四方」（《集成》182）。牧簋「用𠄎」即「用于」，「用于」例子見豆閉簋「用于宗室」（《集成》4276）、欒伯盤「用于辛邑」（《集成》10167）。

《尚書》介詞「越」亦表示動作行為涉及的對象或範圍：

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周書·大誥〉）<sup>103</sup>

〈大誥〉「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前文有「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sup>104</sup>，「越」、「于」互文見義，證明兩詞語法性質相同，皆是介詞。

### （三）連詞

兩周金文中「𠄎」存在連詞之例，相當於「與」、「和」、「及」。從連接的成分可知，連詞「𠄎」連接的通常是兩個或以上名詞性成分：

<sup>100</sup> 同前註，頁460。

<sup>101</sup> 有關「𠄎／越」、「𠄎若／越若」的紀時格式問題，詳參王曉鵬：〈西周紀時格式中的「越」和「越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期，頁129-135。

<sup>102</sup> 《春秋左傳正義》，頁663。

<sup>103</sup> 《尚書正義》，頁414。

<sup>104</sup> 同前註，頁412。

隹（唯）殷邊侯、田（甸），隹殷正百辟（孟鼎，《集成》2837，西周早期）

余其用各我宗子隹（與）百生（姓）（善鼎，《集成》2820，西周中期）

好棚（朋）友隹百者（諸）婚遘（媾）（𠄎伯歸夆簋，《集成》4331，西周中期）

命女（汝）𠄎嗣（司）公族，隹參有嗣（司）、小子、師氏、虎臣，隹朕褻事（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

不過，「隹」連接的前後成分並非完全均等，前後成分間多有距離遠近或範圍大小的差異，故「隹」隱含承接或遞進的語法意義。例如，善鼎「宗子」指宗內子弟，「百生（姓）」就四方人民而言，「百生（姓）」範圍較「宗子」為廣。𠄎伯歸夆簋「好棚（朋）友」指近處友人，「婚遘」是遠方姻親，「好棚（朋）友隹婚遘」由近至遠強調範圍之大。孟鼎記殷亡之鑒，從遠邊外服「殷邊侯、田（甸）」，至於內服「殷正百辟」，皆沉酗於酒，從而凸顯殷亡原因。<sup>105</sup>毛公鼎記冊命毛公之辭，任命毛公管理公族，兼及三有司、小子、師氏、虎臣，甚至執事官吏，反映從尊貴公族以至一般官員皆納入毛公職掌的範圍，其地位顯赫於此可見一斑。

《尚書》「越」亦有不少連詞的例子，連接兩個或以上名詞性成分，例如：

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周書·泰誓〉）<sup>106</sup>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周書·大誥〉）<sup>107</sup>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周書·酒誥〉）<sup>108</sup>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周書·召誥〉）<sup>109</sup>

與「隹」相同的是，連詞「越」的前後成分多存在遠近或大小的差異，故「越」亦蘊含承接或遞進的語法意義。〈泰誓〉記武王伐商前大會諸侯，誓師辭開端言「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無論友好大君，抑或大小治事官吏，皆要清楚聆聽武王誓辭。〈大誥〉是誥告天下之辭，處在外邊的諸侯國（「多邦」）

<sup>105</sup>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39。

<sup>106</sup> 《尚書正義》，頁321。

<sup>107</sup> 同前註，頁405。

<sup>108</sup> 同前註，頁441。

<sup>109</sup> 同前註，頁474。

及身邊的執事之士（「爾御事」），皆是誥誡的對象。〈酒誥〉記殷亡之鑒，文王對於眾國眾士（「庶邦庶士」），以至內廷少正、執事官員，皆作出告慎之辭。在〈召誥〉中，召公跪謝成王，謂自己與「百君子」眾臣，乃至於「友民」（凡友愛人民之士），均謹慎奉侍君命。

#### （四）語助詞

金文語助詞「𠄎」不表示具體詞匯意義，僅起加強語氣的語法作用，但要判別個別「𠄎」是否語助詞，確實存在一定困難。其實，西周早期金文「𠄎」已具有語助詞性質：

𠄎𠄎（厥）復歸才（在）牧𠄎（小臣𠄎簋，《集成》4238、4239，西周早期）

𠄎王才（在）𠄎，巳（已）夕（麥尊，《集成》6015，西周早期）

𠄎武王既𠄎殷（癸鐘，《集成》251，西周中期）

上述「𠄎」後皆緊接主謂結構，主謂結構可獨立成句，此語法特徵有助於把連詞「𠄎」和介詞「𠄎」區別開來，連詞、介詞主要對短語構成作用，故我們界定此類「𠄎」為語助詞。就語法功能而言，在另一方面，此類例子的性質與介詞亦有相近之處。例如，三例「𠄎」後的主謂結構皆記載禮儀舉行的時間，與「以事紀年」銘文相似。小臣𠄎簋記伯懋父出征東夷，「𠄎𠄎（厥）復歸才（在）牧𠄎」指出伯懋父受賞賜的時間是在歸回牧師之時。麥尊記王舉行辟雍射禮，「𠄎王才（在）𠄎，巳（已）夕」指王在歸回「𠄎」的晚上冊命邢侯。癸鐘記微氏先祖覲見武王，是在「𠄎武王既𠄎殷」之時，即周武王伐商紂之後。從上述西周早期金文資料可知，「𠄎」後皆用主謂結構表示事件發生的時間，從此角度看來，其語法性質與第一類介詞「𠄎」有類近之處。不過，在表示時間之外，西周早期個別「𠄎」亦具有其他功能：

𠄎我其適省先王受民受疆（疆）土（孟鼎，《集成》2837，西周早期）

孟鼎記王命令孟負責兵戎事務，朝夕輔助他統治天下，「𠄎我其適省先王受民受疆（疆）土」乃孟講述自己受到先王賞賜人民與疆土。在此例子中，句首「𠄎」既獨立於主謂結構，明顯不是介詞，「𠄎」位於語段中間，承接前文任命

之辭，後文是賞賜的具體內容。由是可見，此例中的「孚」可以視作較為成熟的語助詞，除了承接前文之外，亦開啟下文的進一步敘述的作用，類似例子於西周晚期或以後銘文更為普遍：

孚四方民亡不康靜（師匄簋，《集成》4342，西周晚期）

孚禹呂（以）武公徒駸（駸）至于噩（鄂）（禹鼎，《集成》2833，西周晚期）

孚朕皇高且（祖）新室中（仲）……孚朕皇高且（祖）惠中（仲）盥父……孚朕皇高且（祖）零伯……孚朕皇亞且（祖）懿中（仲）……孚朕皇考龔叔（逯盤，《新收》757，西周晚期）

孚生弔（叔）尸（叔尸鐘，《集成》285，春秋晚期）

師匄簋「孚」可作兩解：其一，「孚」可以視為介詞，相當於「于」、「於」，引介賓語「四方」，表示「亡不康靜」狀況之範圍；其二，「孚」位於整句發端，是語助詞，引發論述語氣的語法作用。至於禹鼎、逯鼎、叔尸鐘所見「孚」的語助詞性質較為明顯，尤其是前兩例的「孚」位處句首，屬於語段開端，跟句中其他成分無涉，與連詞具連接作用並不相同，此三例「孚」只可視為語助詞，表示引發進一步敘述的語氣功能。

此外，《尚書》不少「越」例子位於句首，早期注釋家多訓此類「越」為「于」、「於」，相當於介詞，起引介作用：

越我民罔尤違（〈周書·君奭〉）<sup>110</sup>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周書·文侯之命〉）<sup>111</sup>

越其罔有黍稷（〈商書·盤庚〉）<sup>112</sup>

〈君奭〉「越我民罔尤違」，孔《傳》解釋為「而勤化於我民，使無過違之闕」，「勤化」二字顯然是增字為訓，然孔穎達《疏》不破注：「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sup>113</sup>〈文侯之命〉「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孔《傳》解釋為「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不循從其化，故我後

<sup>110</sup> 同前註，頁419。

<sup>111</sup> 同前註，頁654。

<sup>112</sup> 同前註，頁273。

<sup>113</sup> 同前註，頁419。

世先祖歸在王位」，<sup>114</sup>乃將「越小大謀猷」理解為「罔不率從」的狀態。〈盤庚〉「越其罔有黍稷」，孔《傳》逕言「越，於也」，或者因為「於」之訓釋仍然令句意扞格難通，孔穎達梳理文義時刻意易「越」為「則」，解釋為轉折之詞：「不強作勞於田畝，則黍稷無所有。」<sup>115</sup>在上述例子中，「越」皆位於句首，早期經學家多訓為「于」、「於」，在句意上雖然勉強可通，但是解釋仍然頗為牽強迂迴，更需要增字解經。相反，倘若解釋此類「越」為語助詞，句首「越」起發語作用，文意顯得更為暢達，亦合乎經義。而且，部分「越」的語助詞性質是相當明顯的：

越至于今（〈商書·微子〉）<sup>116</sup>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周書·多方〉）<sup>117</sup>

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周書·君奭〉）<sup>118</sup>

越有雒雒（〈商書·高宗彤日〉）<sup>119</sup>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周書·大誥〉）<sup>120</sup>

越予冲人，不叩自恤（〈周書·大誥〉）<sup>121</sup>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周書·酒誥〉）<sup>122</sup>

上述「越」例子皆位於句首。〈微子〉「越至于今」，句中已有介詞「于」，故難以解釋「越」為介詞，「越」應該是僅具語氣作用的語助詞。〈酒誥〉「越在外服」的情況類近，句中已有介詞「在」，「越」亦應該是語助詞。〈多方〉「越惟」、〈君奭〉「越乃」、〈高宗彤日〉「越有」皆是兩個語助詞連用，具有加強語氣表達的作用。〈大誥〉「越予小子」、「越予冲人」，類近句式於《尚書》屢次出現，如「肆予小子」、「肆予冲人」、「惟予小子」、「惟予冲人」，<sup>123</sup>「越」、

<sup>114</sup> 同前註，頁654。

<sup>115</sup> 同前註，頁273。

<sup>116</sup> 同前註，頁310。

<sup>117</sup> 同前註，頁548。

<sup>118</sup> 同前註，頁489。

<sup>119</sup> 同前註，頁302。

<sup>120</sup> 同前註，頁409。

<sup>121</sup> 同前註，頁410。

<sup>122</sup> 同前註，頁446。

<sup>123</sup> 「肆予小子」見於〈泰誓〉（《尚書正義》，頁332），「肆予冲人」見於〈盤庚〉、〈大誥〉（《尚書正義》，頁289、410），「惟予小子」見於〈泰誓〉、〈君牙〉（《尚書正義》，頁333、頁621），「惟予冲人」見於〈金縢〉（《尚書正義》，頁401）。

「肆」、「惟」互文見義，證明「越」是語助詞。再者，《尚書》有不少「亦越」例子：

亦越成湯陟（〈周書·立政〉）<sup>124</sup>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周書·立政〉）<sup>125</sup>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周書·立政〉<sup>126</sup>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周書·立政〉）<sup>127</sup>

「亦越」位於語段開端，「亦」是語氣副詞，語助詞「越」再次起強調語氣，引出下文的論述。

## 五 結語：「越」的虛化歷程

《尚書》「越」經常出現，用法相當複雜，古籍曾經載錄異文作「粵」。從兩周金文可知，「越」本字作「𠂔」，異文「粵」乃後代傳抄的譌字。在秦以前的古文字材料裡，「𠂔」較為常見，金文、戰國楚簡皆存在不少用例，但「𠂔」於傳世文獻中已經失傳，這或許與秦代「書同文」的文字政策有關。秦統一天下後，鑑於「文字異形」的紛亂狀況，曾經對文字作出大規模整理，許慎《說文·敘》云：「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sup>128</sup>

「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明言統一文字以秦國文字作標準，取代六國的異體字。從「𠂔」可知，西周及春秋金文皆使用「𠂔」，「𠂔」亦普遍見於戰國楚簡，戰國金文「𠂔」僅有中山王𠂔鼎一例，作為越國之「越」。此外，晉、齊兩系璽印、陶文亦時有「𠂔」的出現，作為人名：

<sup>124</sup> 《尚書正義》，頁554。

<sup>125</sup> 同前註，頁556。

<sup>126</sup> 同前註，頁560。

<sup>127</sup> 同前註，頁562。

<sup>128</sup> 許慎撰，徐鉉校正：《說文解字》（附檢字），頁315。



零～  
晉系<sup>129</sup>



晦～  
晉系<sup>130</sup>



哪～  
齊系<sup>131</sup>



～  
齊系<sup>132</sup>

六國文字材料普遍使用「𡗗」，與「戔」、「邲」屬共時的文字資料。不過，在戰國秦文字材料中，包括璽印、陶文以及時代稍晚的秦簡，「𡗗」從來沒有出現，取而代之是「越」的普遍應用：



師～<sup>133</sup>



張～<sup>134</sup>



王～<sup>135</sup>



虎未～泛鮮



～里中之與它里界者

睡虎地《秦律雜抄》25 睡虎地《法律答問》186

秦國文字用「越」而不見「戔」、「邲」，馬王堆漢墓帛書情況相同，《春秋事語》、《戰國縱橫家書》所見越國之「越」皆从「走」，可知「越」已經完全取代「𡗗」：



楚、～遠



得雖近～



吳不亡～

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

70

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

180

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

206

由是可見，「越」屬於秦文字寫法，六國文字皆作「𡗗」，「𡗗」即今日「越」的本字。大致上，「𡗗」、「越」間的演變軌跡可描述如下：在殷周、西周及春秋時期，地名或國名「越」書作「戔」、「邲」或「𡗗」，從未見有「越」的

<sup>129</sup> 莊新興：《戰國餘印分域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頁423

<sup>130</sup> 同前註，頁444。

<sup>131</sup> 同前註，頁146。

<sup>132</sup> 高明：《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344。

<sup>133</sup> 許雄志編：《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頁26。

<sup>134</sup> 同前註。

<sup>135</sup> 同前註。

例子；戰國時期六國文字仍沿襲「戍」、「邲」、「𠂔」三形，秦文字則出現了「越」；後來秦統一天下文字，本來屬於六國文字之「戍」、「邲」、「𠂔」皆須依從秦文字改寫，全部統一為「越」。

就文字構造原理而言，「越」从「走」，應該更符合「越」原本有「度過」、「跨過」的意思。西周金文「𠂔」雖然未見「度過」、「跨過」之意，但《尚書》裡存在不少動詞「越」的例子：

越厥疆土（〈周書·梓材〉）<sup>136</sup>

無越厥命以自覆（〈商書·太甲〉）<sup>137</sup>

顛越不恭（〈商書·盤庚〉）<sup>138</sup>

亂越我家（〈商書·盤庚〉）<sup>139</sup>

予曷敢有越厥志（〈周書·泰誓〉）<sup>140</sup>

上述「越」可理解為「遠離」、「失墜」之意，是從「度過」、「跨過」演變而來的引申義。〈周書·召誥〉有「越王顯」一語，<sup>141</sup> 是金文習見的揚休文例，「越」於金文作「揚」，「越」、「揚」皆是動詞。

至於金文連詞「𠂔」及介詞「𠂔」，皆應該是自動詞本義虛化而來。上古漢語不少虛詞是從實詞虛化而來，這是古漢語語法化的重要過程，如「及」、「與」、「並」皆是從動詞虛化成為連詞及介詞。「𠂔」的語法化過程亦大致相同，「𠂔」相當於今日「越」，本身有「度過」、「跨過」的動詞意義，但隨著語言的發展，動詞「𠂔」開始虛化，並從以下的軌跡進行語法化過程：

首先，「𠂔」虛化為介詞。介詞「𠂔」在西周早期銘文已經出現，引介動作、行為的發生時間，即前文分析的第一類介詞。此類「𠂔」屬早期介詞，仍然隱含若干的動詞性質，例子皆採用「𠂔+月+月相+干支」格式，「𠂔」在詞義上仍然有「到了」、「到達」的意思，指到達某個時間。然而，同時出現的「𠂔若」卻在另一方面印證「𠂔」已經開始虛化為介詞。至於《尚書》「越」採用「越+日+干支」格式，「越」後緊接日數，其動詞性較強。

<sup>136</sup> 《尚書正義》，頁457。

<sup>137</sup> 同前註，頁249。

<sup>138</sup> 同前註，頁285。

<sup>139</sup> 同前註，頁288。

<sup>140</sup> 同前註，頁323。

<sup>141</sup> 同前註，頁471。



其後，「𠄎」進一步發展，當演變為引介動作行為涉及的對象、範圍時，應該是「𠄎」完全虛化為介詞的證明，此即前文的第二類介詞。第二類介詞「𠄎」出現時間較晚，西周早期金文僅存在孟鼎一例，大部分例子見於西周晚期，是「𠄎」完全虛化為介詞的階段。由於「𠄎」讀音與介詞「于」、「於」相同，這有可能是引發「𠄎」虛化為介詞的誘因之一。

此外，「𠄎」的語法化尚出現連詞用法。「越」本有「度過」、「跨」過的意思，在西周早期虛化為介詞後，當中表示動作、行為發生時間的語法意義進一步虛化，在「到了」、「到達」之意義的基礎上，再從事情承接發生的方向繼續虛化，發展成為連詞。因此，連詞「𠄎」連接的前後成分多有距離遠近或範圍大小的差異，多少隱含承接或遞進的意思，此類連詞「𠄎」在西周中期及晚期金文較為普遍，《尚書》亦有不少類似性質的「越」例子。

最後，「𠄎」虛化成為語助詞，可以視為其上古語法化的完成階段。雖然位於主謂結構前之「𠄎」在西周早期金文已經出現，但「𠄎」後主要是事情發生時間的記述，仍然具有首狀語性質，是從第一類介詞「𠄎」發展而來。在西周早期金文裡，「𠄎」後主謂結構並非時間成分者僅存在孟鼎一例，孟鼎有「在𠄎」一詞，「𠄎」明顯具有較成熟的介詞性質。過去學者認為孟鼎年代屬西周早期偏晚，這與銘文中「𠄎」的介詞表現較為成熟有關。直至西周晚期，明顯是語助詞的「𠄎」大量出現，類似例子在《尚書》裡有「越惟」、「越乃」、「越有」等，此等例子顯示「𠄎」基本上已經虛化成為語助詞，位於句首表示語氣，標誌其語法化完結的階段。

## 參考文獻

-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梁〕顧野王：《玉篇（殘卷）》，《續修四庫全書》第2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0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王引之：《經傳釋詞》（黃侃、楊樹達批本），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
- 〔清〕王先謙撰：《釋名疏證補》，《續修四庫全書》第22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清〕孫星衍撰，陳抗、盛冬鈴點校：《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36年。
- 〔清〕陳立撰，吳則虞點校：《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清〕陳 奐：《詩毛氏傳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 〔清〕劉 淇：《助字辨略》，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9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漢〕司馬遷撰：《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漢〕班 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漢〕許 慎，〔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附檢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漢〕許 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春秋公羊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論語注疏》，《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于省吾：《雙劍謠尚書新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王國維：〈毛公鼎考釋〉，見《王國維全集·第11卷·觀堂古金文考釋》（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285-303。
- 王國維：〈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一、二〉，見《觀堂集林》，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75-84。
- 王曉鵬：〈西周紀時格式中的「越」和「越若」〉，《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1期，頁129-135。
- 皮錫瑞撰，盛冬鈴、陳抗點校：《今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吳鎮烽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周法高、張日昇等編：《金文詁林》，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4-1975年。
-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年。
- 屈萬里：《尚書異文彙錄》，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年。
- 胡雅麗：〈包山二號楚墓遣策初步研究〉，見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編：《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頁508-520。
-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
-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見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10冊，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
- 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 馬承源主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三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 高明：《古陶文彙編》，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莊新興：《戰國鈐印分域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
- 許雄志編：《秦印文字彙編》，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
- 許維遙撰，梁運華整理：《呂氏春秋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郭沫若：《殷契萃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65年。
- 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陳雄根、何志華：《先秦兩漢典籍引〈尚書〉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
- 黃暉撰：《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 管燮初：《西周金文語法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
-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見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金文文獻集成》第1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
- 潘玉坤：《西周金文語序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874-876。
- 錢穆：《史記地名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
- 鍾柏生等合編：《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6年。